

作家专栏

# 浪花篇(组诗)

□ 金谷

## 自题影集

这里收纳了我一些浮生印痕，  
雪泥鸿爪，瞬间定格的生活剪影。  
串一条被光阴  
一次次涂改的人生历程，  
呈现了我生命苦旅中的花絮风情。

从稚气未脱，小脸故作严肃的天真，  
到倦游归来，人已中年的沧桑身影。  
影册叠印着一段岁月忘却的记忆，  
老来隔着时空，回眸失落青春。

那少年初入红尘的迷茫眼神，  
寻梦天涯飘泊江湖的满脸风尘——  
这里有放歌昆仑山的壮怀激烈，  
落魄青海湖时的困惑失神。

唉！寻梦江湖是为理想与前程，  
闯荡天涯，只想力争把握自己命运。  
一次次问道名山，解不开心头迷津，  
一年年寻诗生活，空余残夜苦吟！

这里有友谊留影，时间验证真情，  
穿过多少变幻的风云，  
幸存几个知音！  
这里秘藏着爱情的甜蜜与欢欣：  
花晨月夕，密约幽会，愿言不尽……

啊！旧梦依稀，多少记忆的温馨，  
一个个镜头灵动，齐来灵台方寸。  
激动老年情怀，激荡古井漪纹，  
红紫纷呈，光影春色，  
慰藉枯寂心灵。

## 回乡忆感

一肩雪雨霜尘，两袖清风寒露，  
为爱天涯奔波，半生飘泊江湖。  
坎坷曲折的人生旅途，生命

一长串沉重蹒跚的倥偬脚步！

天赐一帆好风，送归温热故土，  
巨大的喜事，激荡游子心窝！  
从干冷的北方，回到温润江南，  
清甜长江水，滋润心田干枯……

初秋温馨的风，将我深情爱抚，  
天地绿色柔晖里，沉寂的心复苏。  
寻寻觅觅，沟沿、田埂、竹园，找不到  
少年失落的梦影，爱情是一颗朝露。

归来，人已中年，  
中年是一杯下午茶，  
不甘寂寞的灵魂，犹有壮心如火！  
愿命运再赐一帆好风，不求上青云，  
只做弄潮儿，  
搅动生活死水掀波……

## 题照

一片情感茂盛的绿荫，  
托起一方思念流云的蓝天；  
横过水杉树梢，二根电话线，  
伸向遥远，连接着无限——  
是爱之竖琴的弦吗？  
光阴里弹拨着生命苦恋！

你安静地立在线下树边，  
守望寂寞家园，默默无言。  
微笑掩饰了生活的苦涩，  
凝视着我，凝眸看不见的思念。  
脚下，青草根流淌着岁月寒意，  
炽烈的话语，  
二汪深潭中波光潋滟……

## 茧

爱情被流俗轻贱，  
友谊被利益欺瞒；

希望被失望作弄，  
激情被生活熬煎……

心灵滴血，艳红点点，  
迷茫了思想，麻木了情感。  
时间，一次次愈合伤口，  
伤疤，一层层垒成厚茧。

幻灭的悲哀，谁会理解？  
咬破自作的茧！此心不甘。  
可怜羽化为蛾，痴念不变，  
又疯狂地扑向火的灵焰！

人世的诗魂，学不会冷眼旁观，  
不会“事事随缘”，  
更不“游戏人间”！  
纵然大路小径荆棘塞满，生命  
却有破茧而出的信念，勇往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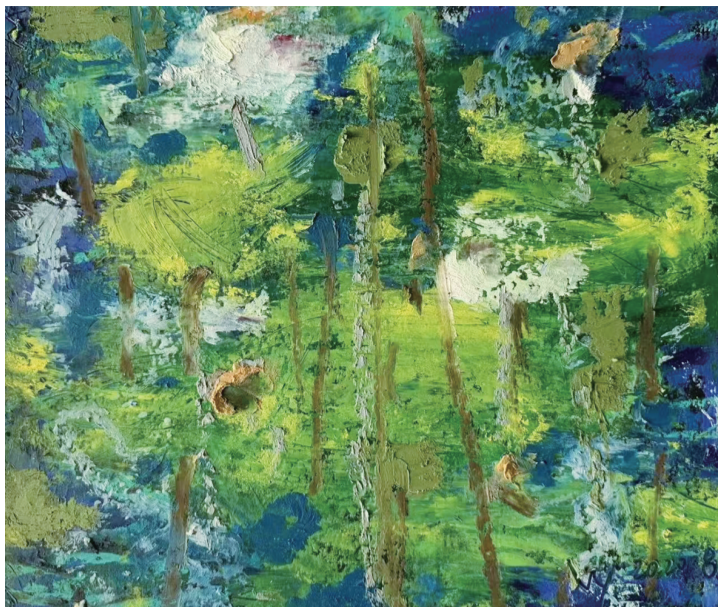
## 人情

人情——一部沉重厚实的大书，  
人性的善与真，中华古今传承。  
婚丧大事，邻里主动热情助困帮衬，  
疾苦病痛，亲友齐至真诚慰问……

互助关爱，人类朴素的感情啊，  
何时起，真挚的情谊变了性？！  
——社会分化出贫富，人世交往  
衍生了一个利益的幽灵！

于是——贫居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于是——人情练达即文章，  
世事洞明皆学问……

啊！人情成了毕加索现代派油画，  
乱划的线条，不可捉摸如迷宫曲线；  
人情像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  
晦涩的思维程式，异化了人性。



《玉立》(油画) 陆益

## 笔走心缘

# 最初的舞台

□ 朱颖

母亲为我保存完好的童年相册里，有一张我的舞台演出照。照片中有几位我至今还叫得出名字的幼儿园同学。小演员们双唇和面颊涂着高原红的胭脂，各个穿着儿童节的新衣，丝毫不差地摆出老师教授的动作。记忆中舞台很高，至于是被抱上台的还是自己爬上台的，已经似是而非。

照片中的我穿着母亲挑选的粉色棉布裙，心里却觊觎着边上知青女儿飘逸的白纱裙。那时的裙子很少撞衫。崇明本地的孩子多是母亲亲手缝制或者针织，花色也多有原创。而上海知青子女的衣服大多是购自上海的商品，式样新潮，针脚细密，超越人工难度。我当年对舞台表演的审美很俗套，对母亲素雅深秀的配色难以接受，天天梦想的是嫩黄、鲜红的明艳亮泽。

农场的舞台有三处，根据演出规模 and 观众对象做出不同的演出安排。最宏大的是农场影剧院，位于居民区密集的四通八达处，舞台自然也最为宽阔。我在“正月新春”的秧歌舞里演过一个手提鞭炮过场的小丫头，只觉得一大串歌词都已唱完，我才从舞台的幕布一侧扭到了对面的终点。晃眼的灯光映照下，褪色的木地板留下的是一串串小舞鞋旋转的脚印。深浅交错仿佛是一汪洒满细雨的池塘。

规模比剧院小一半的是学校的阶梯教室。在农场九年一贯制的学校里，选举和演讲都在这主席台的方寸之间。这座教室的舞台见证过我好几次背不出台词的窘迫。以至于如今我都不愿意刻意背稿，而宁愿语无伦次的临

场发挥。这个讲台很少有舞蹈这类的娱乐活动展出。最放松的大概就是相声之类的演出方式了。

农场最小的舞台地处农场的行政中心——场部的一座平房里。我的演出照便是在这里拍摄的。距离照片拍摄二十多年后，整个场部预备改建为光明花博园。我无意间寻到这间平房。敞开的门，积灰的水磨石地板，整体洋溢着尘封的气味。舞台是水泥砌成的，同样水磨石的灰白台面，两侧有狭小的石梯可拾级而上。想来，当年就是为幼儿园孩子而设计准备的。重见舞台的那一刹那，我那模糊且久远的记忆被调用了出来。原来当年我的脚丫就是顺着这窄得似乎只容得下单足的楼梯而上的呀！

舞台背景就是一面白墙。崇明春潮秋湿的月份让漆面上细碎的粉尘斑驳脱落，我忍不住再度踏上舞台重新环顾四周。昔日等身高的舞台原来只是刚达膝盖。透过已发锈的红漆铁窗框，一棵香樟树的树杈中还夹着一个锈红色的喇叭，当年这个喇叭里应该曾经播报过要上台领奖的光荣名单，也播出过舞台要表演的剧目。

去年的深秋，花博园已落成。我特地重回舞台。和上一回探路又相隔了十年。修旧如旧的平房已经重现了当年的教室模样。干净的地板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排排小矮凳。舞台四围的墙面也被涂料完整地修整平整了一番。我仿佛能看见今日的孩子在这里表演节目的样子。或许其中的一个孩子，也会同我一样，再时隔三十年后站在这里神往当年，想念着母亲准备演出时的眼光。

# 上下课的铃声

□ 北风

上下课的铃声，多年来，倒是听到过多种。

我上的小学校，规模在当时的崇明，可能再小也没有了。我们六年级的时候，下面也就只有一个五年级的班。到这一个五年级的班级毕业，学校就合并到别的地方去了。学校规模小，那上下课敲的铃也很小，原是和和尚念经用的摇铃。这铃铛虽小，声音却传得远，好像还有清心静气的效果。只是老师在使用这一只摇铃的时候，不是像和尚那样左右缓缓摇动，而是铃口向着外面使劲又迅速地上下甩动，所以声音更加响亮些，还着急了一点。

到了中学，是一所完中，地方比较大，上下课有工友以敲打一只高悬在木杆顶上的铜钟为信号。铜钟如农户家的“小坛”（“坛”，崇明话音“田”）那么大，木杆子要比教室的屋顶高出许多。铜钟的钟锤上拴一根绳子，绳子又斜斜地拉在旁边屋子廊下的柱子上，工友用手将绳子往下一按再一松，铜钟就响一下，如此重复，就是传遍整个校园的“当当当”的钟声。那个声音，厚重，放松，温和，亲

切，又能传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后来也上所谓的大学，大学谓之“大”，一个因素是地方大。就是一个系的一座教学楼，宽阔，高大，教室很多，发上下课的信号用电铃。电铃电动，原理却也是一个金属的锤子敲打一个金属的圆形钟盘，然后发声。只是那声音实在不得了，紧急，局促，粗糙，很有些暴力，即使胆子大的学生包括老师，也常常会吓一跳。此后，学校毕业去当中学的老师，以前中学校普遍使用的那类铜钟，也已经换成有些吓人倒怪的电铃了。

现在，我听各类学校的上下课铃声，都以一段音乐为号，特征大约都是柔和、舒缓、轻松、平服，其长度则比以前的各种钟铃、铃声长些。

一辈子里，见上下课铃声的数次演变，觉得其中所变化的，好像不仅仅是一种声音。



## 心香一束

# 一件滑雪衫

□ 张勤

总感觉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不仅要穿多件头绳衫（毛衣），外面还要穿上母亲缝制的布袄棉裤，暖和是暖和，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又土又笨重。好在那时大家都这么穿，而且小孩子玩性大，注意力全不在衣着打扮上，倒也行走如风，自由自在。

随着经济发展商品丰富，不久后旅游鞋、滑雪衫等新款衣服鞋子逐渐进入了小学校园。并且我们也长大了些，有了爱美之心，大家看样学样，穿旅游鞋、滑雪衫的同学越来越多。有一天，发现同桌也穿起了滑雪衫。我有些不淡定了，摸了摸同桌的滑雪衫，手感真是柔滑呀。同桌不无得意地说，这是他小姨给他买的，又轻巧又暖和。

心生羡慕的我，放学回家就问母亲，为啥我没有小姨？母亲感到奇怪，说为啥突然这么问。我说同桌的小姨给他买了滑雪衫，我也想要一件。本以为母亲又要跟我讲节俭的大道理，岂料母亲笑了笑，没有小姨，咱可以自己做滑雪衫呀。原来母亲也已关注到了穿着潮流，早就想给我做一件滑雪衫了，已经托人在筹集做滑雪衫的料作了。果然，几天后在服装厂上班的邻居小花阿姨送来了尼龙布和晴纶棉。

为了款式新颖些，这一次母亲也没有自己缝制，而是把我领到了小镇裁缝铺，让做衣裳师傅为我量

体裁衣。考虑到要多穿几年，量的时候母亲要求尺寸适当放宽一些。我知道做大了的衣服穿着不好看，但想到能穿上滑雪衫就好，也就不再去计较了。此后几天，盼着做衣裳师傅能早一点把滑雪衫做好。大约一个礼拜后，那天放学回家，母亲说新衣服拿回来了，我忙跑进房间去看，那是一件淡蓝色的定制版滑雪衫，还带着一个连衣帽。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试穿滑雪衫。奈何第一次穿带拉链的衣服，一时无从下手。在母亲的帮助下，拉链头卡入对接后，“哗啦”一声拉链头就像有轨小车般沿着链齿一路畅行，一直“行驶”到了脖子那里才停下，蓬松厚实的滑雪衫把整个人都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相较于老布棉袄，简直轻巧得好像没穿外套，却又密不透风，浑身暖融融的。第二天，我赶早出门上学去，脚步轻快，心情大好，甚至还哼起了儿歌。想着要早点到学校，好让同学们看到我这件崭新的滑雪衫。

可惜好景不长，有一次和同学们玩老鹰捉小鸡，我在前面当老母鸡，护着后面的一群“小鸡”，在逃避老鹰追捕时，身后那位抓住我衣服的同学也不知哪来的神力，只听“刺啦”一声，我心爱的滑雪衫竟被那位同学撕破了。我顿时玩游戏的心情全无，后面那位同学也有些不知所措。我想说让他赔，可是又想他也是无心的，还能说什么呢。

那天沮丧地回到家里，母亲听了

情况后，倒也没有埋怨，而是按照撕开口子的形状，用针线细心地缝补了一个大大的V形，现在想来缝补后的形状颇似耐克商标，只是那时我和母亲都不知耐克为何物。但母亲安慰我说，缝好了就跟新的一样，而且穿上这件衣服，只要用心读书，保证考试做题目都能答对。

乡间人家做一件新衣服不容易，虽然我有些难，但也没有办法，此后的几个冬天都是穿着这件打了补丁的滑雪衫进进出出。此后心有余悸，以前好动的习惯有所改变，没事就爱静静地坐着看书。奇妙的是，母亲勉励的吉言还真得到了应验，那几年的成绩进步不小，有一年的期末考试，语文数学的试卷上还真是V，考出了双百分的好成绩。



《大寒》(篆刻) 曾放